

人世間

人生奇缘是必然

吴殿彬

一

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人生中许多事情，特别是出人意料的事情，会构成人生大厦的建筑骨骼，进而成为人生有力的精神支柱。

最近的一次，是今年春节后同乡聚会上的一小插曲。有企业家将自己的产品作为礼品，用抽奖的形式向大家发放，现场的掌声、欢呼声把整个年会大厅变成了一个沸腾的海洋。

我也希望有人抽中我，但知道从来不该期待天外之财。跟我同桌的西夫拉姆酒业董事长鲁祥云，却对我能得奖挺上心，一个劲地念叨：“这个是你，这个是你……”一轮又一轮，不少人都得了奖，奖项却与我无缘。我说：“我从来不看重这个东西。”鲁祥云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得奖是人的福气！”

没想到，送我回家的时候，他把自己得的奖品还有礼品给了我。里面有他自己企业的干红葡萄酒，还有汉鑫科技的笔记本、笔。我喝着葡萄酒，摆弄着高档笔记本，把笔在手里转着，聚会上出乎我意料的奇遇，一层层在我脑海里放映。

一个个头高高的五十来岁男子，身着深蓝色的制服，在人们的掌声中登台了。在企业家讲话中，唯有他很特殊，主持人说：“下面请吕广佳先生为大会献上自己的一首诗！”

我想，一个企业家，竟然会写诗，这人一定不简单。文学是人文，是叫人高一等的智慧，而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啊！在期盼中，吕广佳朗诵起他的诗稿，瞬间让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：

“我发言的题目是：捧读吴殿彬先生的《红苹果》。”

“什么？在隆重的聚会上，有人上台讲《红苹果》？”我一时有点蒙，仿佛进入梦境一般。

二

“捧着吴殿彬先生的《红苹果》，指尖抚过封面上那枚饱满的红苹果，油墨香里似乎混着家乡果园的泥土气息和苹果的清甜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栖霞果农之子，虽然我早已离开农村，但刻在骨子里的童年生活和乡情总是记忆犹新。”

我被吕广佳这真诚的乡情感动了，耳朵跟着他的声音跑步，心跟着他的呼吸跳舞。他的感情喷发着：“合上书后思绪万千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故乡的一幕一幕，像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想起了我的故乡——栖霞市中桥镇水道观村，想起了故乡的父老乡亲，想起了家乡亲朋好友、老同学和兄弟姐妹，我的心情与他的感情成了同路人。他的每一句话，都像印刷机一样印在我的心版上。”

“乡愁是一种回不去的记忆！《红苹果》给我带来了太多太多的回忆，每每想起我求学之路上花的每一分钱，基本上都是来自苹果，也多次想过，如果没有苹果，我可能上不起大学！感谢苹果！感恩苹果！”

他说，依稀记得在水道观完全小学读三年级时，村大队部在暑假组织全校的学生免费吃海棠的情景，吃完后统一把海棠种子收集起来，晒干后作为种子，以备来年育苗用。

他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作为果农的儿子，他每年都回去参与果园部分管理（干活）工作，很多工序他都干过、经历过。

我早就听出来了，吕广佳不仅是个懂文学的人，还是一个懂朗诵的人。他把一篇散文诗，抑扬顿挫地读成诗的分行，读出诗的韵律，让我的感官也跟着他的节拍跳着诗一样的律动：“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，在苹果即将成熟时，我在苹果园的棚子里看苹果，防止个别不守规矩的村民来摘苹果。在深秋的夜晚，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天空，皎洁的月光洒满整个果园，有一种天当被、地当床的感觉。不由得想起了小学课文鲁迅先生写的《少年闰土》里的闰土，晚上在西瓜地里看西瓜的情景，也基本不存在睡意了。我深深懂得，每一颗红苹果的甘甜，都凝聚着果农的汗水和艰辛。”

他说：“《红苹果》于我，不仅是一部烟台苹果的发展史，更是一部写给果农的精神史诗。它让我深深懂得，父亲手中的锄头不仅耕耘着土地，更传承着一种精神；枝头的红苹果不仅是糊口的生计，更是一代代烟台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。作为果农的儿子，我曾向往过城市的繁华，可读完这本书后，我萌发了退休后回家乡生活的想法。我要像书中的先辈那样，扎根这片沃土，传承父辈们的勤劳与坚守，让烟台苹果这颗‘红宝石’，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绽放更耀眼的光芒。”

三

最后，吕广佳用的是永不遗忘的落款“一名栖霞果农儿子的独白”。

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不愿意出头露面，但这次我“发飙”了。我大步走上台去，从吕广佳手中拿过话筒，拉着他走到舞台的中央，亮开嗓门，表达了对吕广佳的感谢，对烟台广大果农的感恩，并响亮地告诉大家：

《红苹果》是中国苹果发展史上第一部长篇纪实文学，被中国苹果协会授予“中国苹果文化名著”称号。更让我感到自豪的是，在烟台市文旅局组织的“烟台人最喜爱

的烟台书”评选中，图书馆从1400多部书中，筛选出100部作品全民投票，《红苹果》以8600多票名列第一……

这件事情，于我而言，纯属人生奇缘。我跟吕广佳从未谋面，会后，就跟组织方的刘宝林打听这是怎么回事。他说，你曾给协会捐过书，当吕广佳作为代表发言时，就表示要说说读《红苹果》的切身感受。

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奇遇与奇缘。这个奇字，是说在预料之外发生的神奇事情，但仔细想来，每一件奇缘，都是有原因的。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情，只是结果的树，不知是什么时候种下的。比如我与现在的两位写作恩师的相识就是奇缘。

先说教我写作又帮我推销《红苹果》的恩师詹国枢。

他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，当年作为经济日报副总编，带队来烟台采制APEC博览会经济日报特刊时，给我们烟台日报的编辑记者讲了一堂新闻课。课后，我写了一个版的通讯《詹国枢并不认识我》。发表后，詹总特地叫济南记者站找报社要了那期《烟台晚报》。多少年后，他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说起此事，对我大大称赞。

去年，我请多年没联系的他，在公众号上发表了我为写的介绍《红苹果》的文章，引起全国读者的反响。有位读者带着孩子去西藏，在火车里，她拿出《红苹果》来看，儿子听说这书好，从妈妈手中抢过去自己先看……当我看到她发给我的微信后，我被深深地感动了。

安徽一位农民，看到了詹总的公众号，把我出版的六部著作，全部买了去，存到他个人建的图书馆里……

再说恩师石英。认识石英先生时，他是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，那是十三年前，我在河南青天河参加文学笔会，我写的报告文学得了创新奖。在自己洋洋得意之时，听石英老师讲散文写作，听着听着，我忽然间“着”的一声，心灵像一只鸟儿直飞蓝天。

我一拍大腿，心中大喊：“我知道文学是怎么回事了。”

我把得奖的作品全部撕掉，把开悟的过程写成了一篇散文《青天河啊，我的峻岭我的河》，发表在《作家报》上。后来，去湖北南漳参加笔会，在襄阳火车站遇到石英老师。我把报纸给了他，并说这个标题有点长。没想到，石英老师跟我说：“殿彬呐，这个标题很好，浪漫又抒情……”

后来，石英老师亲自到中国散文学会，给我要了入会表格……

人生奇缘，三天三夜也说不完。也许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与读本文的您就种下了奇缘的种子。

父亲

王京波

我定居闹市，仍常带着故土情怀回到偏远的故居老宅，为不让残门锈锁，为不让绿苔漫径。在回到老宅的日子里，我拿个小马扎，静静地坐在院子一隅，目睹着院落里的一物一件，脑海里翻滚着当年父亲在庭院里忙这忙那的情景。

父亲是罹患直肠癌，历经了顽强的生命抗争。他挂念母亲、牵挂孩子，嘱咐过我很多话。在风烛时刻，他仍头脑清醒，不停地寻觅着自己一生抚育的7个孩子，枯瘦的右手吃力寻握着母亲的双手。在等到二儿媳最后一个出现在眼前时，父亲才安详地闭上双眼。

命运对父亲近乎残酷，他腿有残疾，我直到长大一直以为这腿疾是“腹里带的”。直到父亲晚年不慎摔折了腿，主治医生看着透视片告诉我，病人腿部残疾只是骨白长期没有愈合造成的，如果当年能够兑上脱臼，腿部就不会有残疾。我听了，心头一阵沉重。我曾听奶奶说父亲幼年顽皮，腿疾是他小时候顽皮不慎脱臼，一直没有骨科复位造成的。那时候，奶奶一人拉扯我父亲兄弟四个，根本无力顾及我父亲的伤情，父亲就这样在浑然无知中，接受了自己腿部终身残疾的现实。

父亲的珠算好，能写一手好字，在同龄人当中算是响当当的知识分子。父亲年轻的时候就被当地银行招为正式员工，可因为家里没劳力，大伯二伯都不在老家，小叔参军牺牲成了烈士，所以奶奶固执地不让父亲去上班。即使父亲已经开始上班了，也最终没有拗过奶奶，父亲只得做了一辈子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民。父亲一辈子依土为生，与庄稼为伴，谙熟庄稼地耕耩耙耨那套营生。

我是父亲最疼爱的小儿子，他经常叫我跟随他做事。早年，村里最热闹的事是排戏，我们村排练的剧目有《智取威虎山》《奇袭白虎团》，整日在田里劳作的农民忽然化妆演杨子荣、少剑波、李勇奇的形象，还有两个民办教师演严伟才、王团长，现在回想他们那时的蹩脚扮相，真的挺滑稽。那时父亲在舞台乐队，演奏的是敲鼓打板的那种乐器，现在想来应该是京东大鼓。我至今还记得，当时站在父亲身后，盯着父亲敲小鼓、打竹板，真好玩。赶集这天一早，父亲还会夹着算盘去集贸市场“帮集”。所谓“帮集”，按现在的理解就是掏客，人们到市集柴粮食或余粮，赶集的人会找到“帮集”的父亲称重和计算，父亲“帮集”受政府委派，属官方行为，老百姓都信赖，所以一个集，父亲忙碌不停。我则呆呆地站在父亲身后，父亲给我的奖赏就是散集时候，给我在市集上买一碗面条吃。

父亲一介农民，眼界、思维和涉事都有所限，但舐犊之情却分外深。我高中毕业后，村里组织青年小伙子人工打井，父亲坚决不让我去，他自己去。在打井的一群年轻人当中，唯有父亲年逾花甲。

父亲是平凡的，平凡得如同一缕清风、一束阳光、一滴水珠。对我来讲，父亲的平凡却如同酷热中的清风、黑暗中的阳光、干渴中的水珠，是值得我一生珍惜的财富。